



魯迅作品及其其他

胡今虛著

金虛先生：

你給我的七月三日的信，我是八月一日收到的，我現在就是通信也不大便了。

你說我最近二三年來，沈靜寧重隱藏，這是不確的，事實也許正相反。不過環境和先前不同，我連改名發表文章，也還要兜兜兒的告密，這不是「不痛不癢，痛癢癢」的文章，我總怕你也有不見的。三回身「三回」這有一年，二心集，不知道見還沒有，這也許比較好一點。

三回身重河說的對，是事實，別說我不知道，上

海確是的，這多麼是一部分。然而連住在我寫重的
學生，也因此這是我，這因為住在我寫重，他的朋友
都看他不起來了，我要回遊，是決非太過的，我至今
這相信並非太過。即使今年走與至今不同流，我也
毫沒有後悔我的所說的意思。

好的青年，自然有的，我就見他們過安，就見他
們受苦，如果沒有這些人，我甚了心，息，痛了。現在
所做的確不是些無聊事，但人也只有人的中級，一部
分人以為非必要者，一部分人却以為必要的。而且而
手也不何做這些事，學術文章要考考者，心說也

泛似往者蓋走動，考察，但後在神而靈的境遇，
都之好。

我感感初你对于我的希望，必要能有所及，我
自然想做好的。不過靈境不同，故此不能至這夜細，
何以仔細中可說，我也感有某些地方不能承認。這
須身臨其境，才可明白，用筆是一時說不清楚的。
的。但也沒有說清的必要，我以此收場罷。

此實，是誤

進步

進

廿一夜

今至先生：

二日信收到。讀賦上說中山事最善。想已到。乃而後上件我們自評

大約是向六先生也。以一何奉送。

郵信批花仔細編本。多如三不可不有的。但作有及右諸事。以之物作。

因我來力及略同之物奉許也。

現在。〇〇的各種改革。在重慶之下。一言余古的。初在三十一年中。

日臨。不三多力。但一而古人組織。一而已有新的生力軍起來。所以不

進的進是前進。

弄文字的人。不要以望及。以與其。以報其。就可。小心因為有人

改變。或也說的。

山至印張

晴後。

送給上

十月廿

目錄：

魯迅墨蹟

魯迅論「毀滅」與革命戰鬥.....	一
對魯迅詩篇的一點認識.....	九
魯迅最早的作品.....	三三
魯迅和中蘇文字之交.....	六六
「華蓋集」與「三一八」慘案.....	一〇〇

魯迅被反動統治者通緝的一回事.....	10
「誣絲」讀者關於復旦大學的爭論.....	16
魯迅和杭州.....	21
魯迅對青年的熱愛.....	26
魯迅和青年的通信.....	31
魯迅畫像的遭遇.....	32
「魯迅作品及其他」讀後感.....	許廣平 101
編校小記.....	尹 庚 102

魯迅論「毀滅」與革命戰鬥

蘇聯傑出的作家法捷耶夫，他的早期名著毀滅，早已於二十年前經由魯迅的巨筆翻譯，介紹到中國來。魯迅所以要譯這部書，當然經過慎重的選擇的。因為他對這書有很深刻的認識，認為於中國的革命現實有深長的意義，才決定要把牠推荐给中國的革命戰士與文藝工作者，作為讀本。他自己並以文字作了多番的紹介、分析，加強了牠在中國的教育力量。

翻譯毀滅着手於一九三〇年的一月，魯迅是把牠當做一件重大的工作在做着的，這從他的譯本後記和關於翻譯的通信或文章裏都可以看得見。

譯文當初是在「左聯」機關雜誌萌芽月刊上逐期發表的。當譯完第一部各章的時候，魯迅認為「這幾章是很緊要的，可以寶貴的文字，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

部換來的東西，非身經戰鬥的戰士，不能寫出。」因此寫了一篇附記，記下譯時的隨感，附在譯文後面發表。次年出單行本時，另外寫了一篇較詳細的後記，說明翻譯的經過，並解剖全書中各個主要人物，而先前寫的那篇附記裏的話都沒有再寫進去。那年我冒失的根據毀滅譯本改編作通俗小說的時候，很愛這篇附記，要將牠附在書後，以幫助讀者更進一層的理解，補救我的笨筆所不能傳達的地方，當經徵得了魯迅的允許。魯迅逝世後，紀念委員會將他生前未收入單行本的文字，都編錄在全集裏面，可是這一篇附記却給遺漏了。再後來，唐弢先生編輯魯迅全集補遺，於魯迅逝世十週年時出版，蒐求更周密，也沒有將牠收進去。

這篇附記對於毀滅中的人物與故事的分析都很精深，都是譯本後記中所沒有說及的，牠可以幫助我們認識魯迅對革命戰鬥的思想，確實非常的寶貴、重要。可是牠從發表到現在已有二十年之久了，許多人都不知道牠，看過的人也大都記不起來。而那期萌芽，更不易得到。所幸我那份改編的毀滅通俗本上，還保存着這篇光輝的文字。下面就是譯者附記的原文：

關於這一本小說，本刊第二本上所譯載的藏原惟人的說明，已經頗為清楚了。但當我譯完這第二部的上半時，還想寫幾句在翻譯的進行中隨時發生的感想。

這幾章是很緊要的，可以寶貴的文字，是用生命的一部分，或全部換來的東西，非身經戰鬥的戰士，不能寫此。

譬如，首先是小資產階級的知識者——美蒂克——的解剖；他要革新，然而懷舊；他在戰鬥，但想安寧；他無法可想，然而反對無法中之法，然而仍然同食無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——朝鮮人的豬肉——爲什麼呢，因爲他餓着！他對於巴克拉諾夫的未受教育的好處的見解，我以爲是正確的，但這種複雜的意思，非身受了舊式的壞教育便不會知道的經驗，巴克拉諾夫也當然無從領悟。如此等等，他們於是不能互相了解，一同前行。讀者倘於讀本書時，覺得美蒂克大可同情，大可寬恕，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點；於自己的這缺點不自覺，則對於當來的革命，也不會真正地了解的。

其次，是關於襲擊團受白軍——日本軍及科爾却克軍——的迫壓，攻擊，漸瀕危境時候的描寫。這時候，隊員對於隊長，顯些反抗，或冷淡模樣了，這是解體的前徵。但當革命進行時，這種情形是要有的，因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穩，勢如破竹，便無所謂革命，無所謂戰鬥。大眾先都成了革命人，於是振臂一呼，萬眾響應，不折一兵，不費一矢，而成革命天下，那是和古人的宣揚禮教，使兆民全化為正人君子，於是自然而然的變了「中華文物之邦」的一樣是烏托邦思想。革命有血，有污穢，但有嬰孩。這「潰滅」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，是實際戰鬥者，獻給現代人們的大教訓。雖然有冷淡，有動搖，甚至於因為依賴，因為本能，而大家還是向目的前進，即使前途終於是「死亡」，但這「死」究竟已經失了個人底的意義，和大眾相融合了。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嬰孩，「潰滅」便是「新生」的一部分。中國的革命文學家和批評家常在要求描寫美滿的革命，完全的革命人，意見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極了，但他們也因此終於是烏托邦主義者。

又其次，是他們當危急之際，毒死了弗洛羅夫，作者將這寫成了很動人的一幕。歐洲的有一些「文明人」，以為蠻族的殺害嬰孩和老人，是因為殘忍野蠻，沒有人心之故，但現在的實地考察的人類學者已經證明其誤了：他們的殺害，是因為食物所逼，強敵所逼，出於萬不得已，兩相比較，與其委給虎狼，委之敵手，倒不如自己殺了去之較為妥當的緣故。所以這殺害裏，仍有「愛」在。本書的這一段，就將這情形描寫得非常顯豁（雖然也含有自利的自己覺得「輕鬆」一點的分子在內）。西洋教士，常說中國人的「溺女」、「溺嬰」，是由於殘忍，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謬，其實，他們是因為萬不得已：窮。前年我在一個學校裏講演「老而不死論」，所發揮的也是這意思，但一個青年革命文學家將這胡亂記出，上加一段嘲笑之冒頭，投給日報登載出來的時候，却將我的講演全然變了模樣了。

對於本期譯文的我的隨時的感想，大致如此，但說得太簡略，辭不達意之處還很多，只願於讀者有一點幫助，就好。倘要十分了解，恐怕就非實

際的革命者不可，至少，是懂些革命的意義，於社會有廣大的了解，更至少，則非研究唯物的文學史和文藝理論不可了。

一九三〇年二月八日，L。

毀滅第二部各章，着重描寫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美蒂克在部隊裏的動搖與苦惱，及襲擊隊漸進至危境時的情形。附記裏的分析很正確深刻，對於當時的中國的革命現實，有着頗重要的意義。當時中國的革命作家正受着一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。」（魯迅語）很多人都對革命曲解、誣蔑，或抱着浪漫蒂克的幻想與苛求，這些都是足以危害革命的。魯迅看到了這種現象，在對左翼作家講話，及好些文章與通信裏，都給以嚴正的駁斥、糾正、與指示。

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文裏，他說：

倘大隊的革命軍，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，都十分正確、分明，這才是真正的革命軍，否則不值一哂。這言論，初看固然是很正當、澈底似的，然

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，是空洞的高談，是毒害革命的甜藥。

……在行進時，也時時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頹唐，有人叛變，然而只要無礙於行進，則愈到後來，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，精銳的隊伍了。

……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，而且堅於鋼鐵之戰士，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，也是出於情理之外的苛求。

……但現在的人、的事，那裏會有十分完全，並無缺陷的呢。……

在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裏又說：

……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，也容易變成「右翼」。革命是痛苦的，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，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，那般完美；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，需要各種卑賤的、麻煩的工作，決不如詩人所

想像的那般浪漫；革命當然有破壞，然而更需要建設。破壞是痛快的，但建設却是麻煩的事。……

其他地方，和這同樣的話，還很豐富。

魯迅的這種思想，是完全合於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。他駁斥、糾正一切危害革命的論調與幻想，他指示中國的革命戰士與廣大的青年從毀滅裏認識真實的大衆、真實的英雄，從蘇聯大革命初期的慘酷事實裏取經驗與教訓；並給他們指示了正確的革命戰術——堅決，持久的韌性戰鬥。唯有經過這些艱苦、犧牲，甚至失敗，仍是堅韌前進，才有新生，才有最後的勝利，和不可動搖的成績。所以當時毀滅在中國所起的教育力量是非常巨大的。二十年來，尤其在今日，魯迅的這些指示與毀滅所描繪的革命現象，對我們還時時起着警惕和振奮的作用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八日。

對魯迅詩篇的一點認識

魯迅自己曾說過這樣的話：

在我的生活裏，沒有愛，也沒有詩。

只有不理解魯迅作品的人，才會不明白他這句憤激的反語裏的真意。

如果單是從詩的形式上來看，魯迅的全部作品中，「詩」確實並不是主要的部份；然而是最突出的，最被人愛好、傳誦的部份。

中國舊式的家塾教育，當兒童「發蒙」認字之後，就要教他怎樣「屬對」，進而怎樣學詩。所以有些古人的傳記裏，形容他的資質怎樣的聰明，常常要說他

幼時幾歲即能屬對作詩。同樣的，生長在舊式家庭的魯迅，幼時也受過這樣的教育，——他早年的文言小說懷舊就寫着這故事；加以他的才智的卓越，所以對於詩的造詣很高。他少年時開初寫作的情形我們還無從明白。他在十八歲後的三四年中寫了好些詩，我們也都未曾看到。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他的最早的詩，除了十八歲時離家赴南京途中的兩行斷句之外，便是大家所熟知的他二十三歲時在日本作的那首自題小像了。在這一首詩裏，他的瑰奇的詩才與偉大的抱負，已完全表現出來了。後來，他大約不常寫作，只是當有很大的感觸，或當人家向他求字的時候，才不得已寫了一兩首，也不大留稿。他在給集外集編者楊霽雲先生的兩次信中都說過：「我平常並不做詩，只在有人要我寫字時，胡謔幾句塞責，並不存稿。」「舊詩本非所長，不得已而作，後輒忘却。」許廣平先生在集外集拾遺編後說明中也這樣說：「先生於古詩，雖工而不常作，偶有所感，也多隨錄隨失。」生前已經發表的，與逝世後蒐輯所得的，合起來不過是四十多首的舊體詩，另外只幾首諷刺詩與白話詩。我們相信：雖然魯迅確實不常寫詩，但一生所